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釋家類

宏明集十四卷　明支那本

梁釋僧祐撰

自序曰余所集宏明為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徵言非榮華理歸質實

庶迷途之人不遠而復總釋衆疑故曰玄明論云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心限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等觀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疑以迷照群生所以永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朦朦弗了況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

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眞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大虛也昔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

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載符契懸與
經合并讖之徒何智得異夫以方寸之心謀巳
身而致謬圖分之昨隔墻壁而弗見而乃侮尊
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可爲慰傷者一也若
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
其祖禰也然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
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既情且狀其無形乎
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靈上旻豈曰滅乎
禮云夏尊命是鬼敬神大禹所祗寧虛誕乎書
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

苟亡而行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回孰知其極
俗士執禮而背叛五經非眞誣佛亦侮聖也若
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韓愈之徒非
議所及可爲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眞佛無益
國治則禋祀望秩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空誰
見上帝之貌茫茫累塊安識后祇之形民自躬
稼社神何力人造庸嗷蠟鬼奚功然猶盛其犧
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豈不以幽靈宜尊教
民美報耶況佛智周空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
緣其陶鑄之慈聖王爲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

則六天感喜慶道則萬神斯怒今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覩金容而謂敬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爲震懼者三也若疑古無佛教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羲農緬邈政績有遯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答佛圖澄如臨淄伏石有舊像露盤犍陀勒見盤鵄山中有古寺基掘衆人試掘並如其言此蓋代之遺跡晉世之斷驗誰判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旣

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開士之化大法萌兆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可爲歎息者四也若疑教在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昔三皇無爲五帝德化三王禮形七國權勢地當諸夏而世教九變今反以至道之淵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棄其聖某欲居夷聃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夫以俗聖設教猶不繫於華夷況佛統

大千豈限化於西域哉按禮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而鞠爲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遷流而地無恆化矣且夫厚載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北故知天竺居中今以區分中土稱華以距正法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爲悲涼者方也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釋致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代蔑之將墜於地爰至秦皇復加燔爇豈仲尼之不

肖而詩書之淺鄙哉逮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
經之相崇孔聖之術甯可以見輕七國而逆廢
後代乎按漢元之世劉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
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
而傅毅稱佛於是蔡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圖
像於關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請深文故
莫識奥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
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
妙化孫權雄略崇造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
耆域耀神通之蹟竺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

搢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憲刻意而遷善暨晉明叡悟秉壹梜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覽旣而安上宏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右精義旣敷實相彌照英才碩智竝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雲始於觸石慧水流于濫觴敎必有漸神化之常感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秦明與不明耳故知五經恆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梥在緣一以此思可無深哉而執疑莫悟可爲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謗禍門而況

噱噱之徒多不量力以巳所不知而誣先覺之
徧知以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
反號邪僻事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胸
謗讟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誹以賈幽罰言無
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
一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
化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於何不之天宮顯
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
見是也修德禳應殷代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
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徵備詳典籍來

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奧因果義微微奧雖領故略而不陳前哲所辨關鍵已正聊卒鄙懷繼之於末雖文非珪璋而事足鑒惟愷悌君子自求多福焉

宏明集十四卷 顧千里校本

梁釋僧祐述

自序

高僧傳十四卷 舊鈔本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自序曰原夫至道沖漠假跡筌而後彰元致幽

凝務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
忠烈孝慈以定明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
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仕榮倚重
玆達命而皆敘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染之
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務業果
之幽微則衍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
靈若夫啟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詮智府窮
神盡性之旨管一極之致餘方亦猶尋流之
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
傳至道敷滿三千形徧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

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既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至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含章秀發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逸一跡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游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攷之行事未見

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悛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疏缺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

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述於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庶刪減其事而抗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法師

學通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並爲世軌又撰此高僧傳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洲僧正慧恭爲首經營葬於廬山禪閣寺墓誌龍光寺釋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耳

續高僧傳四十卷 明支那本

唐釋道宣撰

自序

廣弘明集十卷 顧千里校本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顧氏手跋曰明中葉以後刻書無不臆改此吳中斫本後印者有題名初無以梵夾挖之乖錯極多道光丁亥借平山堂藏家字號來粗正如右又平津館收復印修板者已補音釋而予目及分卷等皆無從追換矣附記備博覽者詳七月廿八日

千翁書

廣宏明集三十卷 明刊本

唐釋道宣撰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 明支那本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李儼序

古清涼傳二卷 金刊本 何夢華舊藏

唐朝藍谷沙門慧祥撰

夫紫府名山七佛師棲眞之處淸涼聖境萬菩薩晦跡之方亘於古今備於圖籍芬馥之異華靈草瑩潔之幽石寒泉瑞氣吐於林中祥雲橫於嶺上蒼嵒入夜炯炯而燈燭常明碧澗侵晨殷殷而鼓鐘恆響老人蕭散於溪谷童子遊戲

於煙霞燦爛之樓閣莊嚴巍巍之殿堂崇麗或則高僧遠訪或則貴族親臨觀化儀希得道之緣瞻相好發至誠之願修殊因於此日證妙果於他生極觀玉毫之光常居金色之界其悟達者識心而見性其歸依者彌障而消災可為福不唐捐功不虛弃編聯傳記流布寰區誘引顓愚咸探諦信齊登覺路俱造玄門同乘般若之舟共昇涅槃之岸大定辛丑歲二月十七日沐安崇壽禪院雪堂中隱沙門廣英謹序

白馬東來象教流行於中土玄風始暢或示禪

派以探宗或專神化而表法亦猶水行地中枝分別派雖異至於濟世利物之功其歸未始不同故唐劉夢得已為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因名山以為莊嚴國界凡言神道示現者必宗清涼焉按經言文殊師利宅東北清涼山與其眷屬住持古佛之法降大慈悲以接引羣生或現真容以來歸依或發祥光以竦觀仰千變萬化隨感而應有不可形容擬議者何其異哉爰有沙門慧祥與延一者皆緇林助化之人洎丞相張公天覺暨華朱公少章皆護法大臣之

士異世相望同心贊翼處聖跡在遠未彰芳塵經久或熄乃廣搜見聞與目所親覩編次成帙慧祥始爲清涼傳二卷延一復爲廣傳三卷張相國朱奉使又爲續傳記以附於後其他超俗談玄之流與夫高人達士作爲詩頌贊偈附名傳末星聯珠貫粲然貝錦之文流行於世凡九州四海之內雖未躬詣靈區目瞻聖跡但覽卷披文自然回思易慮益堅向善之心其外護之益未易可述倘回祿之搆災致龍文之俱燼不有興者聖功神化歲久弗傳東安趙統以酒官

視局臺山慨然有感於心即白主僧願捐粟金以助緣僧正明淨語其屬曰茲事念之日久屬化宮之災用力有先後今因其請盡出衆帛以成其事僦工鏤板告成有日趙因造門囑余爲序以冠其首明淨與前提點僧善誼相繼以書爲請僕嘗謂道不在衣傳衣可以授道法不在文披文因以悟法僕既嘉趙侯用意之善而二高僧皆於清凉有大因緣者知非販佛以眩衆故爲之書大定四年九月十七日古豐姚孝錫

廣清涼傳三卷 金刊本

宋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延一重編

夫法界無邊因利生而示境法身無像由接物以現形何哉蓋慈悲廣大雖已證於菩提誓願弘深尚不捨於薩埵大聖文殊宅清涼之境示瑞應之形良以此也粵自世雄示滅像教寖傳金口微言方流於正旦玉毫妙質不睹於祇園聖智隱而易詆昏蒙蕩而難信菩薩所以迎蒞眞之德極游方之化揭慧日以照六道注寶海

以澤四生祕龍種上尊之稱捨摩尼寶積之說示為弟子翊正法於能仁當作如來豫尊記於普見不出大千之界長居五頂之山涅槃稱五百仙供華嚴說一萬聖衆都淨域以演法赫群光而誘人寶樂銀書深祕金剛之窟仙花珍樹大同靈鷲之峯是以波利西來畢命願瞻於眞相無著南至捐軀思接於慈顏教肇騰蘭以來具開名號地拓魏齊以下益廣修宗列梵剎以賓屯範聖儀而星布鐘聲香氣互傳靈感之蹤寶界金燈咸覿神奇之應濟以夙緣薄祐生逢

遺法尙餘羈宦得寓靈峯時會博聞徧窮異跡
思得紀述以晉後來而年祀寖深簡編幾墜獨
有唐藍谷沙門慧祥作傳二卷頗成倫理其餘
亦有傳記皆文字舛錯辭意乖謬惜乎大聖之
化跡高士之遺風將湮滅乎慧祥所謂時無好
事使芳塵委絕信哉濟川慨其若是乃訪得眞
容院妙濟一公其人純粹聰敏博通藏教講說
記問靡不精詣因請公採摭經傳收捃故實附
益祥傳推而廣之勒成三卷首以吉祥降世因
地終以巳宋親逢化相名曰廣淸涼傳凡三月

而成授本院主事募工開板印施四方俾師心三寶者覩之益信向爾時聖宋嘉祐紀號龍集庚子正月望日謹序朝奉郎尚書織局員外郎守太原府大通監兼兵馬都監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前勾當五臺山寺司公事郗濟川撰

續清涼傳二卷 金刊本

宋朝奉郎權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商英述

揅經室外集古清涼傳二卷廣清涼傳三卷續清涼傳二卷唐釋慧祥撰古清涼傳宋釋延一

撰廣清涼傳續清涼傳宋張商英朱弁所撰廣續二編藏書家多未著錄惟古清涼傳見宋史藝文志凡方域名勝及高僧靈蹟莫不詳載延一收招故實推廣詳傳更記寺名勝蹟以及靈異藥物其中多涉及儒家且有六朝人文如晉釋支遁文殊像贊序又殷晉安鄒濟川讚并世所希見而遁序尤足補本集之所佚若王勃釋迦如來成道記釋迦佛賦今四傑集文苑英華俱無之是編或以爲金大定時寺中藏板末附補陀傳峨嵋讚乃元人所集明釋文從而刪滌

之也

開元釋敎錄二十卷 明支那本

唐崇福寺沙門智昇撰

自序

宋高僧傳三十卷 明支那本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甯等奉

敕撰

自序曰前代諸家或云僧傳僧史記錄乃題號不一亦聲迹有殊至梁沙門慧皎云高僧傳蓋取高而不名者也則開其德業文爲十科見於

傳內厥後有唐續高僧傳倣仰梁之大體而以成之洎乎皇朝有宋高僧傳之作也清風載揚盛業不墜贊甯自至道二年奉睿恩掌洛京教門事事傳心曠之日遂得法照等行狀撰已易前來之傳如尋因治定其本雖大義無相乖有不可者以修之先者所謂加我數年於僧傳則可矣已斯幸復治之敢以桑榆之年爲辭耶時方徹簡咸平初承詔入職東京右街僧錄尋遷左街乃一日顧其本未及繕寫命弟子輩緘諸篋笥俾將來君子知我者以僧傳罪我者亦

以僧傳故於卷後而書之耳

法藏碎金錄十卷 明刊本

宋晁迥撰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迥談

予爰自弱齡逮茲暮齒探古聖之域闚衆妙之

門涉獵儒道諸經必也攷求微旨修身慎行著

爲箴規又於貝典詳觀了義法喜融液映奪居

多倦鬬世諦不爭戲論洞見至理新新無窮然

知撫心馴柔道所由致而且揮翰祖述志未能

忘暨挂冠之後棲息乎浚都昭德坊之舊居別

葺靜齋儼然獨處素所樂欲習以成性手不釋

卷筆不停綴貫微臻極深入骨髓消憂釋結大沃襟靈雖忠思縈亦慶緣熟斐然章句聯翩衍溢閒陳有補弗忍遐棄裒製詞律存平別集每分類例頗煩命篇自今總覽機會或該演勸厲文導意廣拘詳略片言鱗次混而編之數無預定興盡當止奉法寶而推美非小智之自矜故名之曰法藏碎金錄內有意涉重出積習之故前輩亦爾不復刪節若其東於教者或以迎談見誚亦無憚焉不能以外妨內也時天聖五年丁卯歲季秋望日序云爾天聖九年仲冬月稍

量字數分爲十卷
孫光祿卿判南京國子監仲緯左朝議大夫祕
書少監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端彥元孫中奉大
夫徽猷閣待制兼太子詹事提舉杭州洞霄宮
說之左大中大夫提點嵩山崇福宮詠之從元
孫朝奉大夫敷文閣待制謙之校刊六世孫右
朝請郞提舉廣東茶鹽運使司公邁七世孫右
朝散大夫權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
農使借紫子健重刊

晁瑮刊板跋　嘉靖丙午

林間錄二卷後集一卷 明刊本

宋高安沙門釋德洪集

洪覺範得自在三昧於雲菴老人故能游戲翰墨場中呻吟謦欬皆成文章每與林間勝士抵掌淸談莫非尊宿之高行叢林之遺訓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餘論每得一事隨即錄之垂十年間得三百餘事從其游者本明上人外若僩率而內甚精敏燕坐之暇以其所錄析爲上下帙名之曰林間錄其所錄有先後故不以古今爲銓次得於談笑而非出於勉強故其

文優游平易而無艱難險阻之態人皆知明之
有是錄也所至之地借觀者成市明思字畫漫
滅而傳寫失眞於是刻之於板而俾余爲序以
壽後世焉余爲斯文之作有補於宗教如儉歲
之粱稷寒年之纖纊豈待余序然後傳哉願與
斯文以傳不朽此余所以欲默而不能也胥樂
廣善淸言而不長於筆請潘岳爲表先作二百
語以述己之志岳取次而比之便成名筆時人
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假廣之旨無以成
斯美也今覺範口之所談筆之所錄兼有二子

之美何哉大抵文士有妙思者未必有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惟體道之士見亡執謝定亂兩融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故縱口而談信筆而書無適而不眞也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之美者得非體道而然耶余是以知士不可不知道也覺範名惠洪筠陽人今住臨川北景德禪寺蓋赴顯謨閣待制朱公之請云大觀元年十一月一日臨川謝逸序

晁文元公道院集要三卷　明刊本

宋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致仕澶淵晁迥撰

文元晁公博觀內書精練道行不徒涵學而力行復勤於譔述以開導後覺爲心其所著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法曰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耄智餘書余嘗得徧閱之以爲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逮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粹精整比義類使便觀覽列爲三卷　曰道院集要

公諱迥在　文學居禁近官至尚書屢辭榮丐　太保致政於家老而不衰壽幾九十　詳見國史云皇宋

治平乙巳清源王古題

翻譯名義集二十卷　明支那本

宋姑蘇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編

周敦義序曰余閱大藏嘗有意效崇文總目撮取諸經要義以爲内典總目見諸經中每見梵語必搜檢經教具所譯音義表而出之別爲一編然未及竟而顯親深老示余平江景德寺普潤大師法雲所編翻譯名義余一見而喜曰是余意也他日總目成別錄可置矣已而過平江雲遂來見願求敘引余謂此書不惟有功於讀佛經者亦可護謗法人意根唐奘法師論五種

不翻一祕密故知陀羅尼二含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三此無故如閻浮樹中夏實無此木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而七迷之作乃謂釋迦牟尼此名能仁能仁之義位卑周孔阿耨菩提名正徧知此土老子之教先有無上正眞之道無以爲異菩提若埵名大道心衆生其名下劣皆掩而不翻夫三寶尊稱譯人存其本名而肆爲誘毀之言使見此書將無所容其喙矣然佛法入中國經論日以加多

自晉道安法師至唐智昇作爲目錄圖經蓋十餘家今大藏諸經猶以昇法師開元釋教錄爲準後人但增宗鑑錄濼苑珠林於下藏之外如四卷金光明經摩訶衍論及此土證道歌尚多有不入藏者吾國家嘗命宰輔爲譯經潤文使所以流通佛法至矣特未有一人繼昇之後翻譯久遠流傳散亡眞贋相乘無所攷據可重歎也雲雖老矣尚勉之哉紹興丁丑重午日序

五燈會元二十卷 明萬歷建昌府刊本

宋釋普濟撰

釋廷俊序 至正廿四年

歷代編年釋氏通鑑十二卷 宋刊本

宋 括山稚釋本覺編集

案此南宋麻沙刊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小黑口卷中有文石朱象賢玄氏陰陽文長印季振宜藏書朱文長印汪士鍾印白文方印其書按年紀載至周世宗止乃 四庫所未收也季蒼葦書目著于錄

羅湖野錄四卷 鈔本

宋釋子曉瑩撰

愚以倦游歸憩羅湖之上杜門卻掃不與世接
因追繹疇昔出處議其所聞見前言往行不爲
不多或得于尊酒提唱朋友談說或得于斷碑
殘碣竊僭陳編歲月浸久慮其湮隳故不復料
揀銓次但以所得先後會粹成編命曰羅湖野
錄然世殊事異正恐傳聞謬舛適足滓穢先德
貽誚後來姑私藏之以俟宿訂脫有博達之士
操董狐筆著倫實史取而補其罅漏不爲無益
爾紹興乙亥十月望日湖隱堂釋氏子曉瑩敘
前哲入道機緣禪書多不備具者其過在當時

俊英失於編次是無衛宗宏法之心而然遂致
有見賢思齊者徒增太息耳妙總窮居郡落不
聞叢林勝事久矣比者江西瑩仲温遠自雙徑
來訪山舍娓娓談前賢住行殊慰此懷徐探囊
中遂得羅湖野錄一編所載皆命世宗師與賢
士大夫賢行之粹美機鋒之醻酢雄文可以輔
宗教明誨可以警後昆於是詳覽熟思不忍釋
手亦足以見仲温爲道爲學之要其操心亦賢
于人遠矣與天下好事者共之庶幾後世英俊
繼而爲之使夫佛祖之道光明盛大其澤豈不

博哉紹興庚辰十月二十日書

釋氏稽古畧四卷 元刊本

元釋覺岸寶洲編集

吳興有大比丘曰寶洲岸公博學通古今嘗次釋氏事實上下數千載年經而國緯著書一編曰稽古手鑑既又以爲未備復因其舊輯而廣之爲稽古畧至正十四年秋九月太原劉堯輔爲之持其書請於余爲序以冠其編首因取而閱之蓋自有佛以來凡名師大德之行業出處以及塔廟之興壞僧尼之衆寡靡不具載本之

內典參之諸史旁及於傳記而間以事之著顯者爲之據將以侈歷代之際遇而寓勸戒於其間歲月先後攷覈精審無所遺缺可謂贍且詳矣然猶以晦名之寶洲自謙也竊嘗怪夫佛之爲教自身毒萬里遠至於中國愈久益盛根本深固而不可搖枝其故何也豈非扶植其教者代有其人與若是編之所記往往皆英偉魁傑之才自重不屈卓然有立而使王公卿大夫向慕崇信奔走之不暇則其扶植之功爲何如此師所以加之纂述表而出之之意也傳之言曰

道不同不相爲謀佛氏之書非余之所學余特嘉其聞見之博用心與力之勤道雖不同而不可以不序嗚呼觀其書而見其敎之盛知彼之扶植爲有人則亦可以有感也夫中山李桓序

佛祖歷代通載二十二卷　元刊本

元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浮圖氏之論世動以大劫小刦爲言中國文字未通蓋不可知也摩騰竺法蘭至漢而後釋迦佛之生滅可以逆推其歲年自是中國之人得以華言記之自天竺及旁近諸國東來者莫盛

於西晉至于姚秦石趙等國其人則鳩摩羅什佛圖澄那連耶舍曇無讖諸師而東土卓絕奇偉之士生肇融叡等相爲羽翼翻譯經義盡爲華言而佛理之精無不洞究先覺之士　有逆知其至理之未至者佛學之行莫博於此時矣爾夫道安至於遠公辟地東南佛陀耶舍遠相從遊而辟世君子相依於離亂之世乃若寶公雙林諸公起而說法而佛學大盛於東南矣若夫智者弘法華於天台三藏開般若於唐初淸涼廣華嚴於五臺密公說圓覺於草堂宣公嚴

律敎於南山金剛啟祕密於天寶大小三乘唯識等論專門名家毫分縷析汗牛充棟學者千百有皓首而不能窮極者焉達摩之來則有五傳其衣五宗斯立同源異派自梁歷宋謂之傳法正宗我國朝祕密之興義學之廣亦前代之所未有此其大略也記載之書昔有寶林等傳世久失傳而傳燈之錄僧寶之史僅及禪宗若夫經論之師各傳於其敎宰臣外護因事而見錄豈無遺闕近世有爲佛祖統紀者做諸史記書事無法識者病焉時則有若嘉興祥符禪寺

住持華亭念常得臨濟之旨於晦機之室禪悅之外博及羣書及取佛祖住世之本末說法之因緣譯經宏敎之師衣法嫡傳之裔正流旁出散聖異僧時君世主之所尊尚王臣將相之所護持論駁異同參攷訛正二十餘年始克成編謂之佛祖歷代通載凡廿二卷其首卷則言彰所知論器世界道果無爲五論則我世祖皇帝時發思八帝師對御之所陳說是以冠諸篇首其下則以天元甲子紀世主之年因時君之年紀敎門之事去其繁雜謬妄存其澄信不誣而

佛道世道汙隆盛衰可並見於此矣嗟夫十世古今不離當念塵塵影起滅何足記哉嘗見溈山有問於仰山仰山每有年代淺遠之對則亦惘先覺之無聞者乎而法華一經前刼後刼十號無二又曰觀彼久遠猶古今日則此書豈在所取乎至正元年六月十一日微笑菴道人虞集序

覺岸序至正四年

正印序至正癸未

守忠序至正癸未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道家類

纂圖互註老子道德經二卷　元刊本　恬裕齋舊藏

河上公章句註釋

葛玄序

道德眞經指歸七卷　張訒菴校本

漢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注

谷神子序

錢氏手跋曰嘉興刻道德指歸是吾邑趙玄度本後從錢功甫得乃翁叔寶鈔本自七卷訖十三卷前有摠序後有人之篋也至信言不美四章與摠序相合其中爲刻本所闕落者尤多焦弱侯輯老氏翼亦未見此更可寶也但未知與道藏本有異同否絳雲餘燼亂帙中得之屬尊王遺人繕寫成善本更參訂之辛丑除夕牧翁記

張氏手跋曰此書脫佚繆誤殆無善本久矣偶閱黃蕘翁所見古書錄內有此植劉任甲編春

日借觀亦是胡氏所刻從絳雲燼餘本補鈔經文前序末卷弁谷神子註前年復見東澗手跋元本蕘翁又從對校意必盡善矣及讀之則錯謬脫失仍復不少錢跋中有未知道藏本如何之語因知此老亦未見道藏本之真面目也然世間道藏少於釋典近地勵圓妙觀中有之遂向道士借閱託以檢尋無有為辭靳而不與今展轉浼鄉先達之顯者往取而始得見羽流俗物固不足較而善本之難得罕覯也如是後人其毋忽視之時適將為兒子完婚擾冗竭三日

之力讐勘再過正誤補闕疑闕頓釋心目豁然
快何如之嘗寫一清本讀之庶幾盡善盡美也
姑志以俟將來云道光三年九月十九日書於
仁壽里讀異齋訒菴張紹仁
又因昨歲校補成此本字細行密參錯於上下
兩旁朱墨棼如不易猝讀欲倩人錄一清本視
之皆畏難而退今夏酷熱甚於往年屏軀畏暑
不出戶庭晝長多暇乃奮勉手鈔今日告成前
願得遂益信凡事皆當僶俛力行自然得成若
因循懈怠而致廢弛貽誤一生者往往而然也

可不戒慎乎寫竟書此以示兒輩甲申閏七月
初七日巽翁識

老子道德經解二卷 明刊本

宋眉山蘇轍子由解

宏甫跋 萬歷二年

自序

宏甫又跋 萬歷二年

道德經註四卷 元刊本

宋潁濱蘇轍子由撰

自序

右潁濱老子解四卷蘇文定公所著也張亨泉先生嘗得蘇公手本刻石寶老翁泉今尚無恙此書之行自東坡公黃蘗全俱已云然無待晚輩贅贊矣葛仙王尊師伯修既鋟諸木又求少南為發其義因記老子一二篇自文始先生河上公以降傳之者亦已衆多有註解有傳疏有正義有章句略之則為略論廣之則為廣義其他想爾指歸纂微詣指之類未可遽數伯修不是之取而顧取蘇解殆有意焉少南憂患之餘久廢佔畢因伯修之請乃取蘇解閱之至第十四

章作而曰伯修之意或在此歟鄉者老自老佛自佛各守封陽而儒者猶末如之何今乃合瞿曇老聃爲一人所恨黄冠者流未之省耳伯修表而出之噫可畏也因書以歸之且以志吾之懼伯修名道立常從佛者禮獨山範無準游今西澗趙一齋先生嘗贈以詩稱其有莊老學云寶祐三年臘月既望眉山史少南書于凌雲寓舍

道德經古書也自授受以來註者不下四百餘氏漢儒假河上公所分章句以註是經尤爲舛

駭世俗不知遂列於五子之目以示來世深為
扼腕至若眉山蘇氏天資粹美學識古澹特起
乎　之下超出乎千載之上造大道之經庭
啟玄門之關鑰使　之上如夢而覺如醉而
醒者公之力也鄉先生王君伯修擅老莊之學
問答如響嘗讎校此本而刊行之倘因回祿
遂成灰燼文昌宮主者侯大中伯修之孫也自
儒入道年未而立而慕乃祖之志得所傳舊本
於乃師夏君性仲積有年矣一旦割鷺股而刊
成是書以與同志者共其用心又豈淺識者之

所能測哉經板既成爲書其梗槩于篇首至元

庚寅二月眞元節貧中羽士可軒牟冲道謹書

道德寶章一卷 舊抄本

宋紫淸眞人白玉蟾撰

老子口義二卷 明正德刊本

宋鬳齋林希逸撰

發題

案 四庫所收惟莊子口義此書及列子口義

未收想當時無進呈者如登春臺作如春登臺

所據猶舊本也

老子口義二卷　明萬歷刊本

宋福清鬳齋林希逸註

發題

老子道德經集解二卷　元刊本

元清源玉山道士思靖集解

案思靖清源天慶觀道士所著尚有玉章經解義見道藏目錄此元刊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四字已刻入十萬卷樓叢書

祕傳關尹子言外經旨三卷　元刊本　明晉藩舊藏

宋抱一先生門弟子希微子王夷受撰

愚聞三教鼎立於天地間如三光在天相須爲
明不可偏廢也三家經文充府滿藏其間各有
精微極至之書吾儒六經皆法言而最精微者
易也道家大藏亦千萬卷最精微者關尹子書
也此書之在世如三光之在三才然三光雖明
人無眼目無由見其明此書雖妙世無慧質無
由知其妙故此書雖存旨味久矣傳曰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信哉嗚呼儒更三聖之後易變而
爲象數卜筮之書道歷秦漢而來關尹子書付
淮南方術家矣況乎道隱小成言隱浮僞至人

不常生至言不常行宜乎關尹子書祕而不傳於世矣雖然天地至靈之氣發而爲文載道之言陰有神護終不可泯行之有時爾易自孔子之後數千年至陳希夷始傳心法今關尹子書自老子西遊出關亦數千年矣抱一先生始發明此書玄奧然此書句讀且難況通其義耶先生證悟道眞慈愍後學乃探老關骨髓述成言外經旨或因言而悉旨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喩以彰玄或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顯微於意外大率多發尹

子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旨是書也眞所謂剖大化之祕藏增日月之光明泄大易未露之機述丹經微妙之旨即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聖之命脉窮諸神之骨髓顯軒帝之機緘露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書誠爲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得悟道眞無以報稱師恩敬鐫于梓傳之無窮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此書言下打發了悟道眞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是書在處當有神天護持豈可

輕慢耶學者當藏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故爲之序有宋寶祐二禩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再拜炷香謹序

漢劉向進關尹子書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靑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二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

章皆首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葢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僊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淨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所校關尹子書謹進上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

知其名强名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强立其名以遮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絕學而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illegible]子闡

其感而悅之自以其學出於關尹而稱之爲古之博大眞人也列禦寇亦師之以傳其道嗚呼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聞而關尹之書自昔以來祕傳於世少有知者雖聖明之朝以莊列二書名之爲經而是書不傳不得上達使莊列二子有知豈不有愧於地下乎莊子不云乎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今觀是書則知關尹子咸備四者之道宜其稱之爲博大眞人矣自淸濁兆

分以來未有立言垂訓顯道神德至精至微至玄至妙如此書者也葛稚川謂擒縱大道渾淪至理先儒未嘗言方士不能到惟其窮高也故淺近者不能窺惟其廣大也故孤陋者不能造惟其簡易也故該博者不能測學者望之不及研之不得契之不可出之無味捫摸無門探索無路甚至指爲異書以爲出於漢儒之口噫是書也莊列不能言文程不能道然其言簡其義詳又非莊韓之書所可比擬也關尹聖人生周末之世與孔子同時二聖人皆親老子故其言

聞有一二與孔子同者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
類豈所聞所見亦有同得者乎今觀是書首篇
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爲道德經作傳也
學者嘗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精神悟於是
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
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
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爲心之不
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
必至如是讀是者可不若嵩稚川愛之誦之戴
之拜之哉今欲於强名之下强字表德故述言

外經旨有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抱一
子陳顯微字道再拜焚香敬序
丹陽葛稚川曰洪體存蒿艾之資偶好喬松之
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
遇鄭君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
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
關尹子洪每覽之誦之歎之拜之字者道也柱
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
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
雜治也洪每味之洽洽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

地之混冥沉沉乎若履横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鷖挐亦作怒若鬬虎兕淸若浴碧㣄若寥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言乎其絶迹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咸和二年

五月朔丹陽葛洪炷稟敬序

至元癸巳重陽日平陽府洪洞縣萬安里龍祥
萬壽宮住持提點保真文靖大師申和子姬致
柔於浙西道杭州路梅橋南玉昇福惠觀重新
校正命工刊行

揅經室外集關尹子言外經旨三卷關尹子
四庫全書已著錄言外經旨宋陳顯微撰同時
王夷敍而傳之者分上中下三卷自一宇以至
九藥莫不詳注而發明之王夷所謂因言悉旨
轉語明經設喻以彰元反辭而顯奧或指意于
言前或顯微於意外也尹喜書本屬依託之冊

然在僞書中頗有理致顯微經旨吐詞亦復淵雅可謂質有其文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卷中有晉府圖書朱文大方印阮氏所見即從此本抄出

沖虛至德眞經八卷 元刊本

晉張湛處度注

沖虛至德眞經八卷 明刊校宋本

晉張湛處度注

宋氏手跋曰辛未六月十九日從綺雲處見吳

門士禮居宋校本手錄一過小㡐記時方苦旱望雨甚至

列子鬳齋口義二卷 明正德刊本

宋鬳齋林希逸撰

劉向奏 永始二年

林希逸序曰列子鄭人列姓也禦寇名也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者也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其書曰子陽餽列子粟列子不受俄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

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然太史公為老莊立傳猶及老萊關尹庚桑楚諸人而獨不及列子亦不言其有此書班固所志藝文諸書雖有八篇之目而張湛處度以為奇書云其祖得於仲宣輔嗣之家永嘉之亂旣失而幸全則其書亦散軼久矣卷首校讐數語其果出于劉向否也其曰與鄭繆公同時必繻字傳寫之誤而鄭溪西蘂書會紀晁氏讀書記並因之又以繆為穆此皆未深攷者又曰孝景帝時頗行於世若其書果出景帝時太史公因何未見果

見之不應遺列子而不入傳也今觀其書首尾二篇以天瑞說符名之其他六篇則撮首章二字而已又篇中文字或精或粗殊不類一手其曰穆王湯問失之迂誕力命楊子義亦乖背必非一家之言縱其語未必出于劉向實當此書之病洪景盧謂列子勝莊子則失之矣然其間文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愚意此書必爲晚出或者因其散軼不完故雜出已意且模倣莊子以附益之然其真僞之分瞭如玉石亦所所不可亂也

列子口義二卷 明萬曆施觀民刊本

宋福清鬳齋林希逸註

林希逸敘

案此書 四庫未收

纂圖互註南華眞經十卷 元刊本

晉郭象子玄註唐陸德明音義

郭象序

南華眞經新傳二十卷 明刊本

宋王雱元澤傳

無名氏刊板序曰王元澤待制莊子舊無完解

其見傳於世者止數千言而已元豐中始得完本於西蜀陳襄氏之家其間意義淵深言辭典約向之無說者悉皆全備焉予是時銳意科舉思欲獨善遂藏篋笥蓋有歲年前一日賓友謂予曰方今朝廷復以經術造士欲使天下皆知性命道德之所歸而莊子之書實載斯道而王氏又嘗發明與義深解妙旨計其爲書豈無意於傳示天下後世哉今予既得王氏之說反以秘而不傳則使莊氏之旨終亦晦而不顯也與其獨善於一身曷若其傳於天下與示後世乎

予敬聞其說乃以其書親加校對以授於崔氏之書肆使命工刊行焉丙子歲季冬望日序

自序曰世之讀莊子之書者不知莊子爲書之意而反以爲虛怪高闊之論豈知莊子患拘近之士不知道之始終而故爲寓而言道之盡矣夫道不可盡也而莊子盡之非得已焉者也蓋亦矯當時之枉而歸之於正故不得不高其言而盡於道道之盡則入於妙豈淺見之士得知之宜乎見非其書也吾甚傷不知莊子之意故因其書而解焉

莊子鬳齋口義十卷　明正德刊本

宋鬳齋林希逸撰

自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尊之者或流於清虛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箋傳不明爲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先開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能盡通其章句其後與竹溪共游兩學時取而共讀之甚其剖析之明而離合不皆所聞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成進士南歸閒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

諸經其於此書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遊於先聖旨趣之不可詰如恐虛捕象罔而赤手搏蛟螭會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昧支流遡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惑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竹溪忽謂我曰余嘗欲爲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逐食轉移未有閉戶著書之日憂患廢退以來遂以此紓憂而娛老今書幸成矣余喜而就求之歸而亟讀之則見其條分而縷析支

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捭闔鼓舞變化若無津涯而字字句句各有着落恍然如醒得醒如縶得釋然後知其自立於一家而不可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眇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聖賢之可尊而恥於尚同非不知詭譎之爲過而主於抗俗今人古人信誦雖異要皆徒窺其藩而未達其奥也揭來試邑雖簿書塡委日力窘束而凊旦之初吏閤未合必張燈諷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之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

解亦南華所不可無者也蓋竹溪之學得於樂軒樂軒得之網山網山得之老艾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六經子史之外故能究此老之隱微盡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以竹溪爲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縮節衣食幸而集事因識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爲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主玉局觀鬳齋其書里也其詩文頗似莊子此書以

口義名者謂其不爲文雜俚俗而直述之也曩

定改元中和節宣教郎知邵武軍建寧縣林經

德序

汪偉跋　正德戊寅

莊子口義十卷　明萬歷施觀民刊本

宋福清虞齋林希逸注

林經德序

趙秉忠序　萬歷二十年

文子通玄眞經一卷　明刊本

周文子撰其名無攷

列仙傳二卷 勞季言校本

漢劉向撰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一百六卷 舊抄本

宋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始余讀莊子頗疑齊物之論荒怪汗漫若與物情反偶緣病臥寥中有以木雞之說告者因復取其書而繹焉始悟其立言本指最切於救時而人或未之識蓋自周德下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戰國諸侯蠻觸並鬭以糜爛其生民其禍實起於不知分莊子於是時思有以覺其迷

而阨其疾故於逍遙遊篇首寓微言其曰鳩鷃之不敢自擬於大鵬物之知分者也其曰許由不敢受堯之天下人之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皆知分則賤不恭貴小不圖大强不陵弱眾不暴寡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舉一世莫不各安其天分之當然而無僭踰爭奪天閼之患則夫物之不齊者非必物物而齊之而無不齊矣且莊子與孟子同時使其言而悖道無補於世教則孟子固亦距之矣讀者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往往例以不經目之如郭象所云者是豈眞

知莊子哉一日中都道士褚伯秀持所集莊子解且附以已見示余余嘉其會粹之勤去取之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因舉余言告之矍然謝曰以分一字斷齊物之說此非我所及也願得以爲序錄諸木可乎余曰此臆說也世豈無深於是書者予其博訪而求印可焉他日以復於我相與訂之未晚也若夫爲序則不敢咸淳元年夏四月東北人劉震孫書于姑蘇寓舍木

雜家

道一而已形於言即爲二故曰道無問問無應

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旣有南華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不言而亦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雪巘羽衣褚伯秀身近尺五之天而神遊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解斷以已見筆之書以爲未足且刻之梓以傳不朽其用心亦勤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鼓

琴也道不可以言傳昭氏之不鼓琴也大音希聲鼓不鼓琴與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筌蹄豈魚兔哉道也言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禇之管見子之臆說是又寓言中之寓焉耳矣咸淳元年夏五月五日本心翁文及翁書于道山堂

古諸子之書若孟氏之正蒙莊之奇皆立言之極至後世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而莊子尤難讀大聰明如東坡翁自謂於莊子有得今觀其文間有說莊者往往猶未契本旨況雱惠卿流

尋繹滿懷而可與於帝之縣解乎近時釋莊者益衆其說亦有超於昔人然未免翼以吾聖人書挾以禪門關鍵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余謂不若直以莊子解莊子上絕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上遂之宗可以見其端涯也武林褚君伯秀道家者流非儒非墨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多歧亡羊之失特欲索初意於千載之上會粹衆說附以已見采獲所安不以人廢白首成書志亦勤矣余觀其日端而明氣夷而靖斯學之力也余舊讀莊時有欣然會心處然未

嘗筆之於册今老病目昏嘉褚君之志有成而
已不暇一一勘其得失矣君既竭力以校行其
言且屬余序其篇首余笑曰彼刻雕之工未竟
歟則釋椎鑿而上者能爲君序之矣咸湻乙丑
歲八月甲申鄱陽湯漢書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爲梁漆園
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爲三十三篇註之一
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得其書
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氏別本出故向郭二註
文義一同碧虛子陳景元註卷首叙云莊子師

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曰南華經論內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今通計正文止存六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請册四子天寶元年詔册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眞經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竊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上天職任所司猶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義理臆度故諸解無間焉謹表出以備解題

一難俟博識考訂之

南華著經篇分內外所以述道德性命禮樂刑

政之大綱內聖外王之道有在於是而立言超卓異乎諸子卒難階梯見謂僻誕然而淵窅夜光不可泯也雜篇則凡人間世之事旁譬曲喻具載無遺雖經郭氏刪薙遺文敘事蓋仍其舊至於末篇敘天下道術皆不免於有為趨向或偏未有久而無弊者作讀若紛亂莫究指歸夷考分章截然有理一儒道二聖教三明治四論法五讚老六敘莊其論天下古今道術備矣繼之以自敘明其學出於老聃也立言既多慮學者以辭害意故以評惠終焉載其雄辯而闕其

舛駁使後人知所趣舍也愚初讀是經終卷至惠施多方以下莫窺端涯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絕相類難以措思容喙橫于胷臆有年矣淳祐丙午歲幸遇西蜀無隱范先生遊京獲侍講席幾二載將徹章竊謂同學曰是經疑難頗多此爲最後一關未審師意若爲發明度有出尋常見聞之表者暨舉經文衆皆凝神以聽師乃見問諸友以此論爲何如衆謝不敏願聞迷雲師曰本經有云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存而勿論可也衆皆愕然再請明訓師黙然良久

曰若猶未悟耶此非南華語是其所謂以爲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解爲自至大無外至天地一體皆惠子之言雞三尺至萬世而不竭乃從學辯者相應之辭時習佞給務以譎怪相誇肆言無軌一至于此或者不察認爲莊子語愈增疑議皆不究其本源故也郭氏知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世有好奇之士爲彼怪語所惑遂苦心焦思生異見以求合其說雖勤何補於是衆心豁然如發重覆而覩天日也竊惟聖賢垂訓啟迪後人義海宏深酌隨人量箋註之學見有

等差須遇師匠心傳庶免多歧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裏無由達南華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古語云務學不如務求師至哉師恩昊天罔極茲因纂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恭炷瓣香西望九禮儼乎無隱講師之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鑒臨于上也所恨當時同學南北流亡背聆師誨或有缺遺無從質正徒深慨嘆耳師諱應元字善甫劉之順慶人學通內外識究天人靜重端方動以中禮經所謂不言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也　江湖

宿德嵇知其人不復贅述聊識師徒慶會之因于卷末俾後來學者知道源所自云咸淳庚午春學徒武林褚伯秀謹誌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 舊抄本 黃蕘圃舊藏

晉葛洪撰

自序

黃氏手跋曰十月十九日聞閶門文秀堂書坊買得故家舊書一單急同西賓顧澗蘋往觀主人邀澗蘋與余登樓觀之皆無甚罕祕者惟抱朴子一書尚是舊抄且見卷末有吳岫小方印

及姑蘇吳岫塵外軒讀一過小長方印知卷中點閱亦係方山筆洵舊本也問其直索青蚨三金遂手攜以歸余家子書多善本惟抱朴子無之向在都中見明魯藩本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後爲陶五柳主人買歸屬淵薲校其翻刻明烏程盧氏本淵薲復借金閶袁氏所藏道藏本爲之校勘淵薲嘗謂余曰道藏本爲最勝此外無復有善本矣今因得此遂從淵薲借魯藩本相對雖行欵不同而大段無異間有一二處與魯藩本異者却與道藏本合則抄先于刻明

甚且魯藩本刻于嘉靖乙丑而余藏李文饒集爲嘉靖時人沈與文所藏有云壬戌五月借方山吳上舍本校勘則吳方山正嘉靖時人而魯藩雖同在嘉靖時其所記甲子較後于壬戌三年此本不更在先耶爰珍之以與諸子善本並藏焉嘉慶丁巳十一月三日冬至前一夕讀未見書齋主人黃丕烈書

又曰嘉慶辛酉冬閒居無事借袁氏貞節堂藏本道藏淮南子校始知道藏較宋本雖遜然勝於他本爲多因思抱朴子家無宋本即世行本

亦未聞有宋刻遂借袁氏道藏本手校于吳岫所藏舊抄本上舊抄行款悉同每半葉爲道藏本一葉惟訛謬不少舊有紅筆校改未必盡與道藏合且有脫葉三凋叢爲余依曾藩本補一葉仍未知脫尚有二倘不經余重校何知訛謬脫落有如是耶始信書非手校究不可信也蕘

圃校訖記

真誥二十卷 明刊本

梁華陽隱居陶宏景撰

王徽序

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釋疑一卷 明正德刊本

宋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述

張與材序 至大三年

自序 至元甲申

亢倉子洞靈眞經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唐王士元撰

唐錄序 正德四年

亢倉子一卷附天隱子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唐張志和撰 天隱子不著撰人名氏

司馬承禎天隱子序

無能子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無名氏序

續仙傳一卷　勞季言校本

南唐沈汾撰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二卷　明清真館刊本

宋張君房輯

昔祀汾陰之歲臣隸職霜臺作句稽之吏越明年秋以鞫獄無狀謫掾于甯海冬十月會聖祖天尊降延恩殿而眞宗皇帝親奉靈儀躬承寶

訓啟綿鴻於帝系濬清發於仙源誕告萬邦凝
休百世於是天子鋭意於至教矣在先時盡以
祕閣道書太清寶蘊出降於餘杭郡俾知郡故
樞密直學士戚綸漕運使今翰林學士陳堯佐
選道士冲素大師朱益謙馮德之等專其修較
俾成藏而進之然其綱條漶漫部分參差與瓊
綱玉緯之目舛謬不同歲月坐遷科條未究適
綸等上言以臣承乏委屬其績時故相司徒王
欽若總統其事亦誤以臣為可使之又明年冬
就除臣著作佐郎俾專其事臣于時盡得所降

到道書并續取到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越州台州舊道藏經本亦各千餘卷及朝廷續降到福建等州道書明使摩尼經等與道士依三洞綱條四部錄略品詳科格商較異同以銓次之僅能成藏都盧四千五百六十五卷起千字文天字爲函目終於宮字號得四百六十六字且題曰大宋天宮寶藏距天禧三年春寫錄成七藏以進之臣涉道日淺丁時幸深詎期塵土之蹤生忝神仙之職蛙跳鈇登積迷對蟹之區輒沿浮淺但荷濫雜之譏雖年侵蓉黃而資重

分陰於是精究三乘詳觀四輔採摭機要區類
於支採擬燈虹映之微綜玉佩金璫之説泥丸
赤子九宮受系於一方神室嬰兒百道皆根于上
兩半至如三乘三景之妙九變十化之精咨採
其門互相要妙刻舟求劍蟈貌何殊待兔守株
旨意鹽遠因茲採討遂就編聯掇雲笈七部之
英略寶蘊諸子之奧總爲百二十卷事僅簡條
習之可以階雲漢之遊覽之可以極天人之際
考其類例叢書指歸上以刪眞宗皇帝委遇之
恩次以備皇帝陛下乙夜之覽下以裨文館校

辭之職外此而往少暢玄風耳臣君房謹序

席上腐談二卷 舊抄本

宋俞琰撰

易外別傳一卷 元刊元印本

宋俞琰撰

自序 至元甲申

男仲温序 至正丙申

自跋

元同子跋

仲温又跋 至正八年

清庵先生中和集前集三卷後集三卷元刊本

元李道純撰

維揚損菴蔡君志頤瑩蟾子李清庵之門人也抝破凡籠篤修仙道得清庵之殘膏賸馥編次成書題曰中和集蓋取師之靜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謁余印可欲壽諸梓開悟後人余未啟帙先已知羣妄掃空一眞呈露謂如天付之而爲命人受之而爲性至於先天太極自然金丹光照太虛不假修鍊者漏泄無餘矣可以窮神知變而深根甯極可以脫胎神化而復歸無極也

抑以見道之有物混成儒之中和育物釋之指心見性此皆同工異曲咸自太極中來是故先聖常善救人佛不輕於汝等周公豈欺我哉覽是集者切忽注疑當途南谷杜道堅書于錢唐玄元眞館

道藏目錄詳註四卷 舊抄本

明治城明之在盧子白雲霽詳註

廖孔悅序 天啟丙寅